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 第四十七回 陣圖畫全商量破網 大人一丟議論懸樑

且說這個陰曹地府本是假的，連大人審問動刑，一概全是假的。列公請想，大人現在武昌府，就是在衙中，也不能把彭啟又解回襄陽，都是蔣平、智化、鍾雄三個人的主意。要冤聰明人，冤出來得像，不然就肯信？是鍾雄說的，開封府不是假扮陰曹審過郭槐？咱們先將他文勸，文勸不行刑勸，刑勸不行死勸。文勸就是蔣爺。刑勸就是飛叉太保扮的大人，山神廟作為是公堂，眾人扮作出兵丁衙役，只管是要打要夾，早是安排好了的不打不夾。若要夾打，怕的是假鉤他魂時，腿一作痛，他就省悟了，焉有魂魄知疼痛的道理？要拿他時，頭上擊一掌，就是按上藥餅兒了，搭著他上山神廟。到了大家安排好了，才放下藥餅，吹一口冷氣，他就明白了。每日皆是如此，不抬不搭，回去也是按上藥。這裡假扮陰曹，與戲班子裡頭借來的砌模子，可巧正是岳州府戲班裡新排的一出《游地府》，可不是如今的八本《鋼判官》，這齣戲還沒有哪。卻是唐王游地獄、劉全進瓜的故事。正是新採新砌借來。把山神廟拿席搭成衙衙，裡面用鍋煙子抹了。山神廟的橫匾拿紙糊了，寫上「森羅殿」。山神爺拿蓆子擋了。東邊擺上刀山，西邊擺上油鍋。是真的真油，真劈柴。等他到來，席牆外頭有人抖鐵練，裝鬼號。擺上牌樓，拉上布城，把供桌往前一搭，又擺一張桌子，上頭擺上椅子。閻王爺是沙龍，判官是孟凱跟北俠，五路都鬼魂是亞都鬼聞華，弔客是史雲，地裡鬼是艾虎，地方鬼是路彬，看油鍋的鬼是焦赤，看刀山的鬼是于餘。所有牛頭馬面，全是大眾套上那個套兒，穿上行頭。外面的風中帶沙，是扇車子裡頭裝上穀秕子，有人一攪扇車子，就是刮風，穀秕子打在蓆子上，就是風中帶沙的聲音。這才把彭啟哄信。你道那彭啟不是傻子，有先見之明，怎麼這一個假扮陰曹，他就會沒算計出來？又道是「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」，若有他的天地盤子、珍珠算盤，早就算出來了。可惜沒有此物，可就算不出來了；就是沒有此物，他也要算計算計。說是放他還陽畫圖樣，閻王爺不敢作主意，瞧著蔣四爺。彭啟心中吃疑，把手指一咬，便見真假。把手剛往回裡一卷，閻王說：「送轉還陽。」往頭上一擊，把藥餅按上，大家都笑起來了。閻王爺也下來。

先有人把彭啟搭在路彬家裡。蔣四爺說：「先去裝活的去。你們大家拾奪罷。」這兩個看差的是謝充、謝勇，先教躺在牀上，他們把燈拾奪的半明不暗，把迷魂藥起將下來，脊背拍三掌，迎面吹口冷氣。彭啟「唔呀」一聲，睜開了眼睛，自己一看，仍在那裡坐著。兩個燈兒是半明不暗，兩個看差的是俱都睡著。

忽然打外邊進來一人，說：「呵，你們好大困哪！這差使要是跑了呢，你們擔架的住麼？」這兩個說：「好意思，我們方才打了個盹。」那人說：「大人這就要升堂了，不管他有口供沒口供，先著他給四老爺抵償。答應咱，這就是了。」彭啟說：「我有了口供了，也不用給四老爺抵償了，四老爺活過來了。」那人說：「你這老頭別胡說八道了！人死不能復生。」把蠟花一剪，嚷道：「不好了！四老爺乍了屍了！」彭啟說：「不是，不是，還了陽了。我們方才分說，我豈有不知道的？」官人往外就跑。剛到門口，聽蔣四爺說：「回來！」這官人才回來，問道：「四老爺，你真活了？」蔣爺說：「你們去給大人送個喜信去罷。」衝著彭啟說：「彭先生，方才咱們兩個人的事情，你還記的不記的呢？」彭啟說：「這麼一會，我就忘了麼？」蔣爺說：「怎麼樣？你要是那裡說的這裡不算，我就抹脖子。」彭啟說：「不能不算。君子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」

蔣爺說：「好朋友，識時務者呼為俊傑。」彭啟說：「我單要這間屋子，誰也不許進來。預備一張桌子，一張大紙，筆墨硯台，晚響的燈燭。辰刻，我要半茶碗粳米飯，外撒雪花糖；申刻，半茶碗白開水。除此之外，什麼也不要。可有一樣，拜托四老爺，大人要是怪罪的時節，全仗著四老爺救我。」蔣爺說：「全有我一面承當。」

說畢天亮，就按著他所說的辦理。仍派人在外頭看守，也是怕他跑了。飛叉太保帶領大眾回山，將行頭與戲房送去，賞他們的銀兩。拆棚等項諸事完畢，淨等陣圖一得，議論請大人去。大家歡歡喜喜議論是誰去。大爺送花名也早當回來了，怎麼還不回來？

說書一張嘴難說兩句話。單說是大人到了武昌府，有武昌府知府池天祿預備公館，武昌府文武官員投遞手本。大人深知池天祿是個清官，給大人預備了公館，二義士韓彰晚間坐更，直頂到第二天早晨方去歇覺。一連三五日的光景。先生不忍，意欲替韓二義代勞，說：「韓二老爺，你晝夜的不睡，那可不好，要長長如此，日子一多，人一疲乏，也許成疾，也許誤事。我們替代替你如何？」韓彰說：「不行，你二位俱是文人，沒事很好；倘若有王爺差來刺客，知道大人的下落，現叫我不行了。」先生說：「不是那樣主意。常聽見展老爺說，每遇夜行人，有時候二鼓吃飯，三鼓到四更以後可就不出來了。我同魏先生陪著大人說話，你吃完了晚飯就睡覺。到了三更天，我們去睡去。你坐到五更以後，我們五更以後再來換你。你睡到紅日東升時節，大人也起來了，彼此都不至於疲乏。」韓二義士又不好不應，應了罷，又怕有險，無可如何，就點了頭。

就打當日就是如此，到二更後來換先生。大人在東裡間屋內睡覺，韓二義士就在裡間屋門口搬了張椅，端端正坐。聽外面四鼓之後，公孫先生就來了。如此的是五六天工夫。這日早晨，太陽已經是出來了，韓二義士弄髮包巾，啟簾去到大人住的屋裡一看，嚇了一跳：魏先生在那邊，公孫先生在這邊，兩個人伏桌而眠。玉墨在北邊牀上呼呼的正睡呢。蠟還點著，那蠟花有二寸多長。過來輕輕的拍了先生一把，先生由夢中驚醒，說：「我沒睡覺，我心裡一糊塗。」韓二義士說：「你看蠟花，是才睡著的麼？」玉墨也就醒了。魏先生說：「我當你醒著哪！我剛才閉眼睛。」公孫先生說：「我當你醒著，也是剛閉眼睛。」玉墨說：「算了，別說了，只要大人沒醒就得了。」把著大人屋中門簾一看，見大人帳簾放著，就知道大人沒醒。

各人洗臉吃茶畢，仍然未醒。二義士有點吃疑，再命主管進去看看。玉墨到了裡間嚷起來了，說：「大人沒在裡面，你們快來罷！」眾人一聽，面如土色，大家進去把帳簾用金鉤吊起，大人蹤跡不見。眾人又往外跑，前前後後連茅房俱都找過，並不見大人蹤跡。玉墨「哇」的一聲，就哭了。大家復又回頭到屋中，二義士一抬頭，看見牆壁上留一首詩，叫：「先生你來看。」見字寫的不甚大好，歪而且正，斷而復連，半真、半草、半行書、寫的是丰彩之甚。詩曰：

審問刺客未能明，中間改路保朝廷。

原有素仇相殘踏，盜去大人為誰情？

念了半天，不知是怎樣情由，也講不上來。

這時武昌府知府池天祿要過來與大人請安，先生迎接出去，就將丟大人之事細說了一遍。池天祿也知道代天巡狩按院丟在這裡，必是滅門之禍，也到裡間屋中看了一眼，把腳一躁，叫了兩聲：「蒼天哪，蒼天！比不得上院衙丟了大人還有推諉，此處丟了大人是一人之罪，不如尋一個自盡。」說畢，把刀拉將出來，立刻要自刎，被大家拉住說：「不可，要死大家在一處。」池天祿說：「死，我是上吊。」公孫先生說：「我也是上吊。」魏先生說：「咱們一同自縊。」將要上吊，打外面躡進兩個來。若問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